



■陳美齡寫自傳是將記憶中最深刻的經歷呈現於紙上。
彭子文 攝

陳美齡

進入人生新階段 更關注教育

反對香港中學分band制度

由一代歌手，轉身成為教育學博士，陳美齡過往撰寫的書籍既有談教育孩子的經驗心得，也有觸及香港的教育議題。將三個兒子送入史丹福之後，她笑言雖想念但不必再被「困身」，可以有更多時間繼續自己的事業，彷彿進入了人生的另一個新階段。再談及香港教育制度，她冀望可以增加彈性，不要過度關注眼前的成績，而是以新思維鼓勵學生的自由發展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攝：彭子文



■陳美齡稱正在做適合0至18歲閱讀的「有益圖書表」。
彭子文 攝

上世紀七、八十年代紅遍香港及日本的歌手陳美齡，去年出版著作《50個教育法 我把三個兒子送入了史丹福》，至今已出至第11版銷量數萬本，成為三聯書店的暢銷書籍。她七月再於書展發佈新書《人生的38個啟示——陳美齡自傳》，坦言當初受到三聯邀請寫自傳時，感覺自己似乎未到要寫自傳的地步，她笑說：「通常自傳或者是去世之後別人幫忙寫成，或者是還剩一口氣掙扎寫出來。但李安則堅持讓我分享自己在日本的經歷，認為香港觀眾對我在日本的經歷並不知曉，有一片很大的空白。我幾番退讓都抵不過她的堅持，也希望喜歡我的朋友多些認識我。」此書日前入圍了香港第四屆「金閱獎」。

寫自傳帶給讀者啟示

陳美齡於是動筆開始寫這本自傳，第一次以中文寫書的她此次毫無詳細計劃，也不會賣弄寫作技巧，只是將記憶中最深刻的經歷呈現於紙上，由心出發的內容愈寫愈多，「寫的過程好像進入了時光隧道，坐上了忽高忽低的情感過山車，當中有笑有淚，有時開心地不由自主唱起歌來，有時又會感覺抑鬱和痛苦。寫自傳這件事對我來說好的，使我更加感到自己在人生受到了很多恩惠，每個人人生難關都有貴人相助，也受到了很多寶貴的啟示，這便是書名的由來。」

寫作的過程同時也是人生的回顧，常會獲得新的體會和感觸，她坦言過去的經歷無論歡笑或淚水都是豐富人生的一部分，也讓自己更加感激曾幫助過自己渡過難關的貴人，也藉此加深了與身邊好友的感情。書中同樣涉及陳美齡與丈夫的戀愛結婚過程，「雖然覺得有點不好意思，但也



■陳美齡於今年書展講自己的創作經過。
資料圖片

不能講大話欺騙讀者，我也有提到回到母親鄉下，父親去世和自己剛考到車牌後飛車的事。讀者也給了我很多反饋，每個人受感動、找到共鳴的地方都不同。」

鼓勵學生自由發展

從《50個教育法》，到《40個教育提案 把快樂帶回給香港學生》以及今次的自傳《人生的38個啟示》，陳美齡的書似乎偏愛以數字作名，她笑說自己也曾思考是否為自傳改一個更感性的書名，但最終決定着重強調書中38篇內容所描述的「38個啟示」，希望書中內容也可帶給讀者幫助和啟發。她同時表示，自己的首本自傳銷量很好要加印，對自己是很大的鼓勵，正在選擇出版社推出日文版，同時她也忙於書寫新的日文教育書籍。

再談起《40個教育提案》的創作理念，她稱是在第一本書的分享會上聽到不少家長吐苦水，小孩子夾在教育制度和父母之間備受壓力，家長一方面要逼迫孩子努力以競爭，一方面卻又對他們的辛苦於心不忍，「於是我便開始研究香港的教育制度，也參考了一些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制度，取長補短，寫了這本《40個教育提

案》，希望有所幫助。香港的教育制度不是差，而是『一試定終生』的評估給各方施加的壓力太大，也缺乏彈性，對制度的適應會犧牲學生和老師的成長空間。如果制度可以從多方面培養學生認識自己，給他們多些空間自由發揮個人特長，而不是一味去比較成績，便會減少學生和家長兩方面的壓力，也會使他們想到現在的我們想不到的事情，提升香港的競爭力正需要這樣的人才。」

她同時提出，世界瞬息萬變，昨日事很快變得陳舊過時，何況是殖民地時期延續至今的教育制度？「香港教育界有資源，還有一班具有熱誠的人，所以一定做得到，只是需要時間，我們應該給予家長和學生更多的信任，而不是只允許考試叨的學生出人頭地。目前想要在快樂和競爭中找到平衡點還是困難的，畢竟個人離開制度需要很大的勇氣。」她說。

她同時對香港的中學分「band」制度表示不滿，認為其中充滿了歧視性，會令到進入「Band 3」讀書和教書的學生和老師產生自卑，渾噩過活，是對其成長空間的限制。「當然除了學校，家長和同輩在教育中的參與也非常重要，畢竟老師面對幾十個小朋友，不可能比家長更了解小朋友的特性。我建議家長多以鼓勵代替評估，建立小朋友的自信心，自我肯定會提升他們自主學習的能力。」

從歌手到教育博士

原來陳美齡於大學時已修讀兒童心理學，在加拿大生了長子，翌年攜帶嬰兒到電視台等工作場所，因結婚生仔後繼續「拋頭露面」而和一些持有反對意見的人進行了「美齡論爭」，她也受邀進入美國

史丹福大學讀教育系博士課程，「史丹福教授說我對男女的社會關係缺乏認識，以明星的身份出現只會受到爭論打擊，若我能夠加深這方面的認識，就有機會回日本為下一代的女性爭權利。」當時陳美齡已畢業多年，幾經猶豫，才在老公的支持下選擇報考，獲錄取後已懷了次子，再次想放棄的她又獲得教授支持，還介紹幾位同樣的媽媽博士給她認識。回憶起讀博士的經歷，她表示自己從未後悔，反而非常享受這個吸收知識的過程，眼界也變得開闊。「人類是平等的，為什麼女人婚後就不可以追求自己的夢想，為什麼做了媽咪就不可以繼續學習？」通過這場社會論爭，日本的勞動母親和女性的立場也重新受到關注，「雖然那時不斷被各方批評很傷心，但好在最終對社會有了一點貢獻，現在的年輕人境況好了很多，藝能界也多了媽咪帶小朋友去工作。」

陳美齡現任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亞洲親善大使，今年曾到約旦、黎巴嫩和土耳其探訪敘利亞的難民，關注兒童勞動和婚姻問題，感慨戰爭的最大犧牲者永遠是兒童。「難民為了生活，至少有一半的男童都在做廉價勞工，女童都被逼迫早早嫁人，因為戰爭，他們都失去了完整的童年。我們努力說服他們只做半日工，和當地學校聯絡使他們可以讀半日書，盡力幫助他們。」

談起未來的計劃，她在教育方面的努力不會停止：一項是分別適合0至18歲閱讀的教育界嚴選「有益圖書表」，鼓勵閱讀的同時也消除家長選書時的迷茫；另一項是為照顧兒童的工人和老人開辦的培訓課程，「0至3歲時兒童成長的關鍵時期，有很多問題要注意，但香港很多時候並不是父母親自照顧小朋友，這就需要一個培訓的課程。」

讚內地教育改革先進

陳美齡的教育書同樣在內地出版了簡體字版本，藉此於內地各城市舉辦分享會和講座，關於內地的教育制度，她表示自己了解的不夠深入，卻也知道內地正在進行教育改革，「改革特別是針對高中，將其改為學分制，修滿學分即可畢業，讀的科目只要在公開試中取得合格即可，學生不需要過於顧慮分數，而且隨時可以參加考試，考過無需再讀，考不過可以再考。讀書特別叨的學生可以很快考完，便擁有自己的時間或準備高考，或從事自己喜愛方向的研究都可以。這種教育制度很先進，如同為學生度身訂造，改革得特別好，如果改革成功非常值得佩服。相比之下，香港的教育制度過於注重當前的成績，不夠遠視。」



大澤哲哉的陶藝美學：不完美中尋完美

習慣摸着光滑細膩的陶瓷，如今手捧大澤哲哉的作品，雖有點不習慣，但卻充滿驚喜。現年三十三歲的日本陶藝家大澤哲哉（TETSUYA OZAWA），其作品的表面滿佈刻意磨擦出來的裂痕，配搭簡樸用色，分明是一種溫柔的躁動。他的作品不是以高端的姿態呈現在我們眼前，透過作品，他想告訴觀眾，有時看似瑕疵的東西，換個角度看，也可以是另一種風景。

數件出自大澤哲哉之手的食器作品靜靜立在架子上，簡樸的用色，儘管表面滿佈任性的裂痕，在柔和的黃燈照射下，仍掩蓋不了那份率性的明淨。在他心目中，日本食器有着高高在上的地位，令人為之傾慕、憧憬。這次，他把作品帶來香港，與我們見面，除了冀港人能對日本食器有更深的認識外，他特別希望與他同年代的香港朋友，能感受到他創作那份熱誠與想法。

與大澤哲哉一同展出作品的，還有另一位陶藝家KEICONDO，他出生於陶器產地茨城縣笠間市，經過各種學習和工作後在笠間自立工作室。他希望走向世界，為大家提供有品味的生活食器。他表示，食器的使用會為日常帶來變化，自己藉着溫暖暖感的黃色釉藥跟陶器本身的堅硬感覺，希望做出在大自然中如木與石般質感的器物，「它為我帶來期待會有什麼食物盛載的快樂與苦惱。」

大學讀陶藝拜名師

日本的岐阜縣多治見市，被濃厚的陶藝文化包圍，而生於當地的大澤哲哉，從小受到該文化的薰陶，與陶藝結下不解之緣。「當地的小朋友自小就在學校裡接觸



■看似簡單的咖啡壺，大澤哲哉卻需花不少時間做資料搜集。

陶藝，我亦不例外，我仍記得，初次觸摸到土壤的一刻，我已深深愛上它了。」他說。到了中學時期，他心裡已萌生了當陶藝家的想法，他告訴記者，在日本，若果想成為陶藝家，有不同方法，而他則選擇入讀名古屋陶藝大學，修讀陶藝。對於自己的孩子要在大學選讀藝術，相信很多家長即使不反對，也有怨言，但大澤哲哉的家人卻對他抱萬二分的支持，他直言家人的支持令他非常感恩。大學畢業後，他拜著名陶藝家吉川正道為師，跟名師學藝長達九年。跟名師學藝，大澤哲哉笑言最大的印象是辛苦。「弟子通常沒有太多薪水，而勞動工作的時間則很長，早上便要到工作室，協助老師完成作品，若碰上老師辦展覽，分分鐘要做到凌晨三四時。」他說。然而，雖然辛苦，卻令他明白到做陶藝的真諦。「我

所學到的不止是做陶藝的技術，而是學懂思考問題。你要清楚明白自己究竟要做什么，想透過作品表達什麼意念，只有釐清這個問題，才能透過作品去打動別人的心。」除了學懂思考外，擅長創作青瓷的吉川正道其創作風格，也影響着大澤哲哉。「師傅以創作青瓷為主，顏色較為樸素，我的作品用色也如是。當簡約風格的作品拼湊在一起時，就好像一幅美麗的畫作。」

作品着重細節

眼前大澤哲哉所帶來的每件作品，不是色彩斑斕，而是淡雅樸素。訪問當刻，他指了指訪問場地那由白色瓷磚鋪設而成的牆，由於年月的關係，部分瓷磚露出裂紋，不再光滑平整，而牆子的風格，和他的作品那刻意追求的粗糙感，有異曲同工之妙。他告訴記者，這些紋理，是他刻意用砂紙擦出來的，此外，有時燒製作品時亦會自然產生裂紋，「這些因燒製而產生的裂紋是自然而成，我很喜歡這種自然的質感，而裂紋亦恍如一幅抽象畫般，很吸引。」他說。

記者是陶瓷的門外漢，看慣光潔平滑的作品，而那些作品對大澤哲哉而言，則顯得過於完美了，他不喜歡。「日本人的美學意識並非要追求純正完美，即使當中有一個缺點，但亦可以從中尋見到另一種景色。假設一樣事物有十個缺點，但在我眼中也可以是十個優點，視乎用什麼角度看。」他說。

大澤哲哉笑說自己不追求完美，可是從他的創作中，卻可看出他那份力臻完美的性格。今次他帶來的其中一件作品是咖啡

壺，對本身不是從事與咖啡有關的行業的他來說，要做這個咖啡壺，事前必須做足準備功課。「製作咖啡壺時要注意很多細節，例如紋理上的距離，或者是滴壺上的孔的大小，這些設計，其實都影響咖啡的味道，我必須搜集資料，遵循固有的模式。」他說。其間，記者提起了滴壺，「杯耳剛好放得入兩隻手指，因此拿得好穩定。始終這些都是生活上的用品，作為有責任的人，所做出來的東西要適切實用。」他說。

訪問過程中，大澤哲哉向記者透露了一件事。「當時我約二十八歲吧，還在跟師傅，未有人認識自己，那時我會把自己的作品帶到陶藝市場賣，當時有一個陶瓷店鋪的買家看中了我的作品，說很想買我的作品，那時真的很高興，至今仍很難忘，初嘗有人賞識的滋味。」他說。如今，慢慢有更多人認識大澤哲哉了，憑着他那股對創作的執着及對細緻位的極致追求，未來，他的路，應能走得更遠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



■黑色、啡色和白色是大澤哲哉在作品中最常用的顏色。

《日日和器》香港藝穗會 日系新銳陶藝家展覽

大澤哲哉 x Keicondo

地點：藝穗會冰窖

日期：由即日起至11月30日



■看似普通的碗子，其實碗邊的斜度都要經過計算。